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当代国际诗坛

vol.

5

主编 |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诗歌专辑

当代美籍华裔三诗人诗选

伊丽莎白·毕晓普
(选章)

重新注册：西川诗选

张枣译诗辑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当代国际诗坛

vol.

5

主编 唐晓渡 西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际诗坛. 5/唐晓渡, 西川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5

ISBN 978 - 7 - 5063 - 5831 - 6

I. ①当… II. ①唐…②西… III. ①诗集 - 世界 - 现代②诗歌评论 - 世界 - 现代 IV. ①I12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257 号

本书由广州木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资助

当代国际诗坛 5

主 编: 唐晓渡 西 川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400 千

印张: 20.5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31 - 6

定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 编：唐晓渡 西 川

编辑主任：赵 四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新 田 原 西 川 刘文飞 李 笠 宋 琳
汪剑钊 张子清 杨 炼 树 才 姚 风 赵 四
赵 刚 赵毅衡 赵振江 贺 骥 胡续冬 高 兴
唐晓渡 傅 浩 欧阳江河 穆宏燕 薛庆国

咨询顾问委员会（以姓氏读音为序）：

阿多尼斯（Adonis，叙利亚-黎巴嫩）
尚德兰（Chantal Andro，法国）
阿格诺索夫（Владимир В. Агеносов，俄罗斯）
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南非）
程抱一（Francois Cheng，法国）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荷兰）
飞白（Fei Bai，中国）
高莽（Gao Mang，中国）
布利塞尼奥·格雷罗（José Manuel Briceño Guerrero，委内瑞拉）
威廉·尼尔·赫伯特（William Neil Herbert，英国）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
辛普森（Fiona Sampson，英国）
谷川俊太郎（Shuntaro Tanikawa，日本）
维尔泰（André Velter，法国）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美国）
叶廷芳（Ye Tingfang，中国）
余光中（Yu Guangzhong，中国）
郑敏（Zheng Min，中国）

卷首语

唐晓渡

都说书有书的命运，一本刊物也是如此。三年多前《当代国际诗坛》创刊时可谓前景有望，后顾无忧，我们唯一要做的似乎只是如何把它编得结实些再结实些，以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合作双方的初衷。然而世事流转，心随境迁，四期五卷（含一卷中日当代诗歌交流特辑）之后，本刊却不得不和原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一起，被卷入了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变局。一则无往而不胜的广告说，“一切皆有可能”，念此可得慰藉；而更大的慰藉在于：遵照“可能”的逻辑，几乎是以无缝连接的方式，变局就被转化成了新局。一次趑趄之后，感慨是免不了的，但由此激起的感谢更多。我们要向已成背影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致谢，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份诗歌读物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构想；同样热忱的谢意献给木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没有他们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这份读物即便不会成为某种偏见的牺牲品，也会陷入一时难以为继的困境；当然，更应该感谢的还是诗本身，没有她作为巨大引力场所集合起来的热爱和她所教诲的无私品质，那条维系所有相关者、号称“金链”的纽带——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就将是世界上最脆弱的联合。

说“新局”只是相对之语，本刊的宗旨则一以贯之。请允许我于此再予重申：当代。国际。丰富。高端。一个开放的、全视野的多向互动平台，以服务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这是认知《当代国际诗坛》的一系列关键词，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和努力方向。

按照最初的策划，本期的“当代俄罗斯诗歌专辑”当在第三期与“东欧专辑”同时推出；延后如此之久，可知其间曲折。确实，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伟大的俄苏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是如此深巨，以致俄罗斯当代诗歌的风貌，相形之下反而成了译介、阅读的一个“短板”；没有谁会指望一个专辑就能改变局面，但因此在选择上更为审慎，有更高的质量希冀，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这就害苦了译者李寒先生，而他面对我们的反复折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耐心、宥谅（我甚至要说“仁慈”）和责任感，不仅一再加深了我们的歉意，也赢得了我们更多的敬意。本专辑所收的十位诗人，其出生年月介于1946—1957之间，就代际言，大略相当于我们的“朦胧诗”到“第三代”——这当然不是在拿年龄说事儿，而是说，就其在俄罗斯当代诗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他们正属于业已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可能性，其实绩、成就已获初步定评的一群，且不论“代表性”如何，称“有相当的说服力”，应该是靠谱的。顺便说一句，尽管本专辑所收作品以新译为主，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却早已在中文语境中亮过相——在网上，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当代俄罗斯诗选》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进一步搜集参读。当然，愿意拿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同时参读本专

辑所刊爱波斯坦长文《俄罗斯诗歌新潮流：概念主义、元现实主义、在场主义》的读者，肯定会有更多的收益。不必深究爱氏的建构框架（与上世纪初俄罗斯诗歌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阿克梅主义之“三位一体”相呼应的“新的三位一体”）到底是源于俄苏现代诗研究中的独特发现，还是某种普适性的整体研究方法（同时撷取色谱的两端和最典型的中段）在相应领域中的运用，其描述和分析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启示性。他对那种貌似真诚，实则将人类精神生活“降到纯然本能直觉领悟”的“肚肠水平”的辛辣嘲讽和他对文化无所不在的变形能力的强调相得益彰，据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何为创造性”这一自浪漫主义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诗学命题。

“当代美籍华裔三诗人诗选”同样经过了长期筹划，这里要再次感谢周晓静女士为此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三位诗人中，施加彰先生曾参加过当年我们组织的“2007帕米尔诗歌之旅”（中英诗人双程交流），其人温文尔雅、平和内敛若传统君子，其诗则据极高心智运思，陡峭的原初动机和驳杂的文化元素既彼此穿透又相互缠绕，种种奇思妙想跳跃腾挪、旁逸横出而又转接无痕，最终形成肌理复杂的语言织体，风格突出却无从归类，令人心折。李立扬先生为周晓静女士所力荐，亦是我们构想本专辑的触机。或许晓静女士译介时特别考虑了“还乡”的需要，因而身世感（而非自传性）在这批作品中显得极其醒目；但窥斑见豹，我们仍可据此探测作者个体诗学的堂奥，其精要与其说是对记忆的某种令人心碎的忠诚，不如说是令其不断敞向新的语境，在反复曝光的同时持续变奏的能力。“不停的，无休止的/创新，连续的/构造和解构”（《激愤的稿子》），在此过程中底版化作原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混而不分，而坦率、真挚、活力四射且摇曳多姿成为其能量的风格表征。和李立扬一样，身世感（尤其是与父母的关系）在陈美玲的这些作品中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元素，但作用方式和向度却各各有别：前者更近于“催化”，后者更近于“裂变”；前者更多在发掘中守护，后者更多在盘诘中探寻；前者更多被导向内心的纠结，后者则更多被导向翻滚的历史。显然，对陈美玲来说，“移民”不仅是一种身份，还有一种与个体命运互为表里的人类生存/文化处境。正是由于这一高度，她那混合了后殖民和女权主义双重眼光的审视与反省才变得如此犀利独到，她杰出的语言才华，才经由广阔的形式实验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我赞同一种或许有点极端的观点，即所有用非母语写成的作品一旦被译成母语，就可以被视为当代母语写作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尖锐突出了现代性“互为他者”的原理，从而既打破了诸如国家、种族（血统）、语言、文化等用以界定身份的传统区隔，又依据多向交流的可能，使写作、翻译、阅读（接受）结成一个内在的有机整体。事实上，这正是老歌德所谓“世界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其由来如此，其前景大概会越发如此。在这样的情境中，诗人真正的身份除了是一个发现/创造者和“文化中间人”（这也是本期布里托评毕晓普一文的关键词），还能是什么呢？就此而言，尽管三位美籍华裔诗人都用英语写作，并且在美国诗歌界的名头都足够响亮，但在“互为他者”的意义上，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的声音听作当代中文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中美当代诗的交响——正像以天使岛壁诗为发端的华裔美国诗在周晓静的笔下自成一小小传统，但也不妨被视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隐喻一样。

2011，初春

目 录

天空与星座

当代俄罗斯诗歌专辑

俄罗斯当代诗选10家

李寒 译 1

伊万·日丹诺夫（六首） 1

玛丽娜·乔姆金娜（五首） 4

叶莲娜·施瓦尔茨（五首） 7

奥尔迦·谢达科娃（四首） 10

亚历山大·米罗诺夫（五首） 13

伊戈尔·波梅朗采夫（四首） 17

斯维特兰娜·凯科娃（组诗二） 20

伊琳娜·叶尔玛科娃（四首） 29

瓦西里·菲利波夫（十四首） 32

维克托·波列修克（五首） 40

俄罗斯诗歌新潮流：概念主义，元现实主义，在场主义

[美国] 米哈伊尔·纳·爱泼斯坦 赵四 译 46

当代美籍华裔三诗人诗选

李立扬诗选

周晓静 译 79

见证诗歌的力量：李立扬访谈录

[美国] 李立扬 / W·黑恩 S·S·鲁宾 黄清华 译 109

陈美玲诗选

李贵苍 王艳华 译 118

人性中有一抹黄色的光辉：陈美玲访谈

[美国] 陈美玲 / 李贵苍 周圣盛 译 135

施加彰诗选

陈黎 严力 西川 张子清 译 142

施加彰访谈录

- [美国] 施加彰/ 埃里克·埃尔什坦 张子清 译 160
“结束的开始”: 三位当代华裔美国诗人的创新 周晓静 169

[特别推荐]

“巴西”诗选

- [美国] 伊丽莎白·毕晓普 小鸭 译 178
作为文化中间人的伊丽莎白·毕晓普
[巴西] 保罗·恩里克斯·布里托 胡续冬 译 200

大师和他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传》(选章)

- [俄罗斯] 德米特里·贝科夫 王嘎 译 209

跨越巴别塔

- 《重新注册: 西川译诗选》(节选) 253

张枣纪念专辑

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

- [德国] 顾彬 280

张枣译诗辑

284

国际诗坛动态

2010年度世界诗歌奖及相关书评撷英

- 襦园 于施洋 贺骥 304

俄罗斯当代诗选10家

李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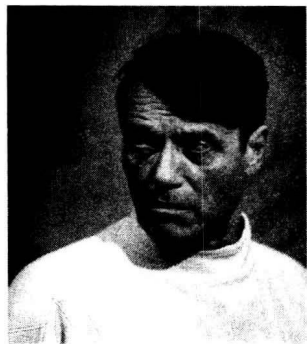
伊万·日丹诺夫（六首）

内心安宁，恰似秋天，闪闪发光……*

内心安宁，恰似秋天，闪闪发光，
它仿佛望着森林红色的镜子
出神，感受不到重量，
它在和自己的影子进行交谈。

内心安宁，恰似秋天，闪闪发光，
仿佛镜子因涟漪而慌乱，
仿佛急迫的叶子不断增多
荒凉主宰着森林里的一切。

那些曾经的事物，消失殆尽，
只有心儿，像森林，一片空茫，
叶簇施展魔力喧响不已，



〔诗人小传〕伊万·日丹诺夫（Иван Жданов, Ivan Zhdanov），诗人，1946年1月16日生于阿尔泰边疆区，是家中的第11个孩子。在巴尔瑙尔的农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曾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就读，随后考入巴尔瑙尔师范学院。处女诗集《肖像》出版于1982年，即引起巨大轰动，被抢购一空。1988年获得安德列·别雷奖，1997年因组诗《被禁世界的摄影机器人》获得俄罗斯当代文学研究院第一届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奖。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出版过诗集。大多作品发表于《黄金时代》、《评论》、《星》、《旗》、《时间和我们》等杂志。现不定期生活于阿尔泰、莫斯科和克里米亚。

* 该诗诗歌选译自诗集《地球的位置》（1991），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温暖在落叶中封闭。

只是谁能走进这片森林，
痴迷于它的魔力，
小心翼翼地，趁它现在还允许
趁它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的骨骼将在烈焰中复活……

我的骨骼将在烈焰中复活，
我吹旺自己掌心中的煤火。
即便在这样的篝火中我的影子也不与我为伴——
痛苦在冬眠的谷底躲躲闪闪。

你们将高声宣布：不要侧幕，也不要檐幕，^①
你们要收集一把尘土，三指画着十字——
给你们的下体穿上九道温顺的彩虹，
天空是硅化的皮肤，火焰是不能说话的谣言。

从这苦难升起的烟雾不会用死亡腐蚀眼睛，
他将把锡拖向屋顶，而不是酒精。
或许，那时候时光不会出卖我——
你的骨头的歌唱，上帝啊，我会听清。

当小鸟奄奄一息……

当小鸟奄奄一息，
疲惫的子弹在她的体内哭泣，
那子弹只是希望自己

^① 侧幕、檐幕指话剧舞台中所使用的幕布。

也可以像小鸟，飞来飞去。

秋 日*

树影低，自顾落叶竟痴迷。

缓慢的苹果不会入眠……

缓慢的苹果不会入眠，
失窃的云朵不会消融——
另外的时间它在飞行，
而此刻它在来回飘动。

模糊不清，像是自由的天堂，
它使人想起，
这痛苦的宇宙曾在某一时刻
自上而下被荣誉创造。

即便空气也正变得扭曲，
此时以它的缺席供养的
不是飞翔的云朵，而是
飞来飞去的云朵。

我不是梦游症患者，我用双脚睡觉……

我不是梦游症患者，我用双脚睡觉。
我四周环绕着豪华的圆柱——
我感受不到它们的根基，它们是——

* 这是日丹诺夫一首很著名的单行诗，
感觉很像日本与谢芜村的俳句，便尝
试着用这样的形式译出。——译者

① 指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勃南森林。另外，也是格鲁吉亚著名诗人、翻译家塔比泽一首诗的题目，曼杰施塔姆曾将之翻译成俄语。



[诗人小传] 玛丽娜·乔姆金娜 (Марина Тёмкина, Marina Temkina), 诗人。1948年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1978年移居美国。出版的诗集有《部分之部分》(1985年, 巴黎)、《在相反的方向》(1989年, 纽约)、《了望塔》(1995年, 纽约)。作品发表于《大陆》、《22》、《时间与我们》、《新杂志》等期刊, 以及文学丛刊《深蓝泻湖边》、《世纪诗歌》、《解放了的尤利西斯》等。1994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

看不见的咽喉冻结了的嗓子。
还有什么没喝完, 还有什么
是它需要喝干的, 什么样的毒药?
清点一下这些地方的泥土,
它们应该是红色的, 像血液。
可是, 不对, 在那瘀血里, 灰色的, 上面
覆盖了石头, 但不是月球样本,
而是那样的, 接近于字母“y”。
你看它玩过了头, 已经像狗一样
用癫狂的吠叫咬住了昏暗,
如同棉被, 在它的下面嗅到
旋舞着的捕狼猎手或足迹。
足迹? 可谁需要, 这个足迹?
让随便什么人把它弄走吧。
而我站立着。我的四周是圆柱——
勃南森林^①, 冻结在行程中。

玛丽娜·乔姆金娜 (五首)

我想要自己童年的身体……*

我想要自己童年的身体, 就像亨伯特想要洛丽塔^①,
它被携着海风的金黄色浴巾包裹,
没有大小长短, 只有海浪和夏天的外形,
它到处奔跑, 飘过树桩边的湖泊
带着四月的提纲, 到学校游逛, 把自己埋进
海湾中的沙坑里, 顺着波峰浪谷轻易地
就能从舞台跑进大厅, 排队直达那里, 我了解到,
柏油路下面有连成片的从塞纳河到波罗的海的海滩。

就是这样，你们想像一下，溜冰的女孩，在奥运会上
扭摆着鞋后跟，手舞丝带做着“桥”式动作，
在敞开的列车门的连廊里，让雨水打湿面庞。
我现在生活得一点也不寂寞，绝对生活得不寂寞。

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地球上的居民竟然有一半
比我年轻。我仿佛刚刚长大，
刚刚成年，还嬉戏玩耍，突然就在昨天
有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在展览会开幕时
问我：
“您是如何把自己的美丽呵护得这么好？”
就好像我是木乃伊，犸猛象，成了消失的物种。

你脱掉皮鞋，抖净积雪……

你脱掉皮鞋，抖净积雪，
祝贺自己回到家里，
也就是说，你想说一句，“这些春天”。
桑杜诺夫澡堂^②在哪里你忘记问了。
你祝贺自己的放弃，祝贺自己的退步，
你没有挑起温柔的争吵。
你思索，为什么，你会听到
那些错误的暗示的话语。
或许是还没有从性潜意识中长大，
或许你不想利用在外面的
机会，或许你毕竟是长大了

* 该辑诗歌选译自诗集《CANTO IMMIGRANTO》(1987-2004年诗选)，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05年。

① 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中的人物。

② 桑杜诺夫澡堂：1896年在莫斯科开办的大众浴室。遗址在莫斯科中心涅戈里街14号。

遵守着当地成年人的规矩。

也许，我会奔赴萨哈林……

也许，我会奔赴萨哈林，像契诃夫，
或者会扛着屠格涅夫的双筒猎枪和猎狗缩在乡村，
或者会扶犁耕地，像托尔斯泰，而在冬天
就去巴黎，那里气候温和怡人。

或许我会去卡普里^①，高尔基曾在那里居住，
全世界入迷地读着他的著作，忘记了整个世界。
或许我会坐下来写三公里长的信，
寄给俄罗斯、德国、萨格勒布的诗友。

——不，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而是会这样，
我永远，永远都飞不上太空，
我要写一篇妈妈的传记，
她是怎么生活的，结果又如何，
就像你照着镜子，就像你初次看见她。

上帝以小山羊作诗……

上帝以小山羊作诗，
以这种犹太民族的动物作诗。
这是许多世纪前一位希腊人的发现，
他不是我的亲戚，不是我的敌人，
不是我的祖先，不是同辈，也不是情人。

上帝以小河作诗，

① 卡普里，指卡普里岛（Capri），又译卡布里岛，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部，索伦托半岛外的一个小岛，自从罗马共和国时代以来就以风景秀丽闻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以它暗淡的氧化色作诗，
 沿着这条河曾经来往过
 一条叫做“索尼娅”的汽轮，按奶奶的名字，
 向每个女儿承诺
 在未婚夫出现的时候
 都会得到一份嫁妆
 后来又被收回——革命爆发了，看到没有，
 或者直接允许抢劫，如今谁能搞清楚……
 就这样我的姑妈死了，谁可以在结婚时得到
 那只胶皮套鞋。小山羊啊，
 从犄角到蹄子，到上帝，几乎什么都没剩下。

叶莲娜·施瓦尔茨（五首）

追悼的蜡烛*

我这样爱火焰。
 我吻它，
 把手伸向它，
 在其中洗脸，
 既然温柔的香水
 像在蓓蕾里，住在里面，
 精细的力量的指环
 围绕着它。
 要知道这是它们的房子，
 小天地，乐趣，
 而所有其他的
 对它们都太过于粗俗。



[诗人小传] 叶莲娜·施瓦尔茨（Елена Шварц, Helen Schwartz），诗人，散文家。生于194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戏剧、音乐和电影学院。自1980年起在国外发表作品，198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舞动的大卫》。1979年，获得安德列·别雷奖。2003年获得“凯旋”奖。2010年3月11日去世。

* 该译诗歌译自诗集《最后时刻的野生脚本》（2001），普希金基金会。

我烧着了额发，
 燎焦了睫毛，
 我仿佛看见——你
 在火焰里若隐若现。
 也许，你想
 用灯光低声向我说些话语，
 火焰颤动，
 而我的里面只有黑暗。

一朵灰白的雪花……

一朵灰白的雪花
 栖止在我的头脑里……
 或许是一张蛛网？
 一点儿又圆又尖的小碎粒
 弄痒了我的右眼皮。

你看我就要死了——已经快了——
 毛茸茸的雪在纷飞，
 一朵灰白的雪花
 飘落进你的耳朵。

这朵雪花在空中飞旋，
 她一边落一边长大，
 可那时候我和你
 早已经不会再同路而行。

点燃蜡烛

蜡烛在颤动，蜡烛在燃烧，

他们亲自默念我的祈祷。
 那些在大脑的昏暗中未曾说出的，
 暗淡的融化的蜡油会哭出。
 烛芯不是无缘无故地长着黑色的舌头，
 它会翻译成天使的语言。
 当人已不再习惯说话——
 就让他说出更好，让它自己悄声说出，
 在世界的圆顶向着天堂疾驰。

黑色飞蛾

生命之书在中间打开，
 如果想疼痛——那有一个极美的疼痛，
 可是有一只乌黑肥胖的蛾子
 已经潜伏在书脊里。

最好是把它扔进大海，
 最好是让腐蚀的盐把它吃掉，
 它在啃噬什么——从一头咬到另一头，
 这只贪得无厌的蛾子。

哦，现在我算是认识了你！
 这是你在欢庆胜利，该死的，——
 你这死亡天使，愚蠢的萨马埃里^①，
 和你那些瞎眼的士兵。

关于人我早已听说过……

关于人我早已听说过：

^① 萨马埃里（Самазль），魔鬼撒旦的别称。